

这么分裂，“师父”知道吗？

《师父》是那种让你不忍心批评的电影。

相较于之前的大多数港式武侠片，它显然境界要高一个层次。如果说之前港式武侠片中的武侠更多的是个噱头，是个视觉上的奇观，那导演徐浩峰则相对实在地建构了这个世界的规则，让它有了真实的质地。

这个规则有武术这个层面的，他前所未有地精细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武器、功夫手法，还有门派比武、开馆等规矩，看这些东西会让你有一种知识性的乐趣。从这点来说，他的电影有点知乎的味道，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写实，他在真实与野狐禅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很好。他始终有着一一种能力，就是让扯淡变得有真实的质感，让过日子有玄学的味道，让市井有贵族的气息。

这个规则也有价值观层面的，在徐浩峰眼里，这个民国武林，无论是拉车的脚行，还是开武馆的武行，都坐卧有制，行事有节，他们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懵懂不知然后浑浑噩噩度日的粗人，他们都有对自己所作所为做简练而又形而上总结，且一句话道破天机的能力，这显然与我们对底层的认知大相径庭。

简而言之，这都不是一群被生存本能驱使的人，所以徐浩峰虽然拍的是武人，却比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更贵族。

看完这部电影，你或多或少

有点对前人风骨的向往，虽然代价是影片中对人世间各种事物无所不在的阐释和说教，但也比之前港式武侠片在这方面的毫无知觉要好得多。

但也正是这种过于强大的价值观，破坏了这部电影，这种破坏性从人物延伸到台词。从人物来说，你实际可以把这部电影的人物看成一个人，也就是徐浩峰。无论三教九流、男女老少，他们都有着罕见的一致口吻，人物的性格也都差不多。他们大体严肃，却偶有冷幽默；有现实的目的，却也有自己的操守。他们只是徐浩峰的一个个分身，假装在扮演这个世界。

至于台词，单拎出来，都是能让人心醉的金句。但如果句句都是金句，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金句不是为了叙事服务的，而是徐浩峰借人物之口在抒发他于人事的感慨，那对叙事就会产生强大的干扰。

显然徐浩峰太爱那些台词了，为了台词，他情愿打断整个叙事节奏。同样是徐浩峰编剧，但王家卫导演的《一代宗师》在这方面就好得多，王家卫知道诸如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这样台词的浓度与硬度，所以他有大量的情节和情绪上的留白去映衬它，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水中，得有足够的湖面去容纳，才能泛起美妙的涟漪。

这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徐浩峰在影像与情感上追求

节制，但在台词的使用上却极其铺张。这种分裂就像是他骨子里的东西，这在他影片的其余部分也比比皆是。

比如他显然喜欢那种泾渭分明的纪律感，他的电影构图都充满着严谨甚至是呆板的趣味，但他也喜欢那种天外飞仙式的冷幽默，比如影片里面的“去巴西种可可”这种梗，它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出现，不给任何提示和过渡。

徐浩峰对主人公显然是同情的，但又会忍不住调皮地去解构他，比如影片最后大决战时，上一秒廖凡要英勇地与天津武林决战，下一秒却又像小丑似的逃跑，当然你可以用一些缺点来丰富这个人物，但在高潮时刻这么弄，我只能说是徐浩峰对于好莱坞叙事的深刻不信任。当主人公将要成为英雄时，他恶作剧式地把他绊倒在地。这种正与谐、流畅与生涩的生硬对接，成了贯穿始终的主旋律。

甚至可以说，徐浩峰对于自己钟爱的逝去的武林，态度也是分裂的。他基本上把民国武林写成了一个理想国，这是他对当下伦理崩坏、道德失序的一种批判。

但与一般的民国爱好者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徐浩峰喜欢的只是规矩本身，它的肃穆，它的节制，他相信那些繁复规矩束缚下的人更有尊严，更有气度，也更有美感，而人性本身从古至今都会克制不住地狡猾卑劣。（梅雪风）



《师父》海报

●小说连载

中原大战

(2)

■文/关河五十州

万全之策

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，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，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，说：“要筹划大计，非膺白兄莫属也。”

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，邀其南下，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。

思虑再三，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。他首先途经上海，通过和自己的故交、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商谈，为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。接着，在张群陪同下，他又来到南昌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“共底于成”的策略。

“共底于成”包括政治、财经、外交、军事、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，其中居于首位的是“离俄清党”。

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。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“联俄容共政策”，已经导致“上海空屋日多，而天津租界地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，初则广帮，继则沪帮，纷纷北来”，北方成为“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落脚处”。

黄郛的意思是，蒋介石只有改变“联俄联共”的政策，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，进而问鼎中原。

黄郛的这一番宏论，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。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，着手开始进行“离俄清党”的准备。

其时，中共羽翼未丰，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，相对而言，“清党”是容易做到的，难的是“离俄”。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，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，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。如今鸟尽弓藏，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，谈何容易。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，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“以日制俄”策略。

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，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。按照黄郛的分析，“中国两个邻居（指日本和苏联）都不善”，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，先谋求同日本、英国的谅解，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

向苏联的局面。

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，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。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，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，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“尖锐的对立”，并将断绝这种关系。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：“你就放心吧！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。”

这期间，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，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，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。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，也更加坚定了他“表明态度”的决心。

1927年3月24日，北伐军攻占南京。当天便发生了“南京事件”（即“宁案”），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，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。

日本在“宁案”中也有损失，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。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，他在遗书中说，由于奉令不准开炮，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，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。

日本政府在“宁案”中表现出来的态度，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。当时一般舆论对“宁案”的解读，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，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，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。

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，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。

“宁案”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。有一天晚上，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，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，准备万一时间太晚，就留宿于蒋介石处。

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，抓住时机，化被动为主动，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。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，他对黄郛说：“膺白兄，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！”

下期关注：信任已成力量之人

●小说连载

若爱重生·周旋 1946

(3)

■文/纳兰香未央

码头上接头

上海港就在眼前，沁梅站在甲板上，向着渐渐靠近的码头瞭望着。

码头上站着三三两两等着接船的人，不经意间一瞥，沁梅只觉得自己的心脏猛跳了两下：码头上，一个青年突然映入她的眼帘！

青年20岁出头，身材颀长，穿了一身黑色的西服，旁若无人地站在微凉的秋风中。

沁梅之所以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的姿态很奇怪，他显得很慵懒随意，身子斜斜倚在栏杆上，闲适安详，在翘首盼望的人群中，显得很另类。让沁梅心头猛然激起一跳的，是他手中捧着的一大束玫瑰花！

沁梅仔细辨认：没有约定的报纸，至于玫瑰，一半红色，一半粉色，数量颜色都不对！

“他肯定不是！虽然手里拿着玫瑰花，但按照事先的约定，接头的同志会在出站口等我。”沁梅这样想着，心里却有一点小小的失望。

她忍不住再次偷偷打量那人，随着船身向码头的靠近，对面那人的眉眼也越来越清晰。等看清楚那人的长相，沁梅心头又狂跳了一下：

这是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，温润秀长的双眸，倔强挺立的鼻梁，微微抿起的嘴唇略显刚毅。最具特色的，倒是那两条微蹙的剑眉，从容间将一抹与生俱来的孤独涂抹在了脸上。

奇怪啊，怎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？难道在哪里和他见过？沁梅迅速在脑海中梳理了一下，认定自己和他是素昧平生的，但是这熟识感又来自何处？

船靠岸了，沁梅狠劲摇摇头，转身回舱里拎过行李，准备下船。

码头出站口处，沁梅很容易就看到了接头目标：一张《申报》，包裹着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，三枝红色，三枝白色，三枝黄色。

沁梅仔细辨认过报纸，认真数清了

花朵，快步走上前去。

手擎玫瑰的是一个身材矫健，带有行伍气质的青年，他身穿便装，但挺直的后背和站姿暴露出他职业军人的风范。此刻，他脸上挂着微笑。

按规矩是沁梅上前先打招呼：“请问，是小雨表哥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是虹表妹吧？”

“云表哥没来吗？”

“云表哥很忙，让我来接你。”

严丝合缝，分毫不差。沁梅挽着男子的胳膊，两人亲密无间地向出站口走去。上了停在出站口不远处的一辆军车，那青年从驾驶座上回身，笑着向坐在后排的沁梅伸出手来：“认识一下吧，我叫许若飞，目前的身份是你父亲的副官。”

听到“你父亲”三个字，沁梅微微一愣。

许若飞笑了，忙解释道：“咱们这个飓风小组的骨干成员有四人，你，你父亲，程睿处长，还有我。在这里，只有我和程处长知道你和江师长的真实关系。”沁梅微微一笑，握住了他的手：“明白了，我目前的名字是郭沁梅。”

许若飞点头：“我记住了。你和他……哦，我是指你父亲，我们师座，以后的身份会是表亲关系。”

“我明白的，我应该叫他表叔。”

“组织代号你也都知道了吧？咱们四人？你是虹表妹，程处长是雷表哥，我是雨表哥，师座是云表哥。”

“这么多的表哥……”

“有点晕是吧？如果觉得别扭，你也可以改叫‘云表叔’。”

“不必！不过一个代号而已，何必太过在意？”女孩的语气温静决绝。

“血缘这东西好奇怪的！这口吻……你真像他！”

“你说我像谁？”

许若飞笑了：“像你父亲啊……哦，现在应该说你表叔，我们师座。”

沁梅没再接话，将头望向了窗外。

下期关注：父女相见